



# 六祖慧能傳

宇井伯壽著  
王進瑞譯

(譯者註：本文是從宇井博士所著「第二、禪宗史研究」裏面的一篇翻譯出來的。本書出版於昭和十六年，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，已經有四十年之久，但現在仍然不失其權威性，值得介紹。)

## 一、史料

關於六祖傳，我曾經在禪宗史研究中，就五祖弘忍的法嗣裏面，簡單的論述過。現在擬在這裏，比較的詳細，而且顧及各方面的關係，做一番的研究討論。

先來看一看，在這方面有那些史料存在。

一、法才的瘞髮塔記(公元六七六年)。這部記就是六祖剃髮時，將其頭髮所瘞(埋)的地方建七層塔時所寫的記。寫記的人是法性寺法才，時日是六祖剃髮的儀鳳元年(六七六年)。在這裏面有記述法性寺戒壇的由來，六祖對印宗說有關風幡的經過，以及六祖剃髮受具等事實。所以這部記是有關六祖的記錄上屬於最舊的。法性寺後來到了明朝，改稱作光孝寺。此記在光孝寺志裏面有，又在其他方面亦有。此記是刻在於石碑的。原來的石碑已經破損，在明萬曆四十年(一六一二年)曾經重建。六祖的剃髮是在於二月八日，而此記是於佛生日，即四月八日所立的。六祖對印宗說了無上道時，其身份已經暴露，眾人皆知是六祖，所以才有興建瘞髮塔之舉。因此此記所寫的記事，諒必沒有可疑的。

二、法海的壇經及畧序(約七一四年)關於壇經的研究，我已經在「壇經考」一文裏面，詳細論述過。雖然有些被改變的地

方，但其最舊的部份是根據六祖的口述，由法海集記所成的。對於六祖的記事，尚有可信的地方。又畧序是法海為要檢附壇經所寫的。關於六祖的記事是屬於第二舊的記錄。壇經大概的原形，據推測是於開元二年(七一四年)已經成立，所以畧序亦是可能在其當時所寫的。但是壇經宗寶本裏面却把這篇畧序作為六祖大師緣起外紀，收錄在卷首德異序後面，明藏本亦在卷尾附錄中，同樣作為六祖大師外紀存在。可是所謂緣起外紀這篇文，可能已經被人有所增刪的跡象。壇經德異本亦即是延祐本的卷首。亦是在德異序的後面收錄畧序。這篇文裏面，雖然有些異字，却未曾被人增刪，其全文與全唐文第九百十五卷的內容大畧一致。現在依據寬永十一年本，與全唐文來做一番對照，以資明瞭其差異。

### 全唐文

一、父盧氏、諱行瑫。母李氏。誕生於貞觀十二年、戊戌二月八日子時。

### 宗寶本

一、父盧氏、諱行瑫。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。母李氏。先夢、庭前百花競發，白鶴雙飛，異香滿室。覺而有娠，遂潔誠齋戒。貞觀十二年、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。

- 二、異香滿室，黎明有二異僧。
- 三、施象生。
- 四、師不飲乳，夜遇神人灌以甘露。既長，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悟道，往黃梅，求印可。

- 五、南歸隱遯一十六年。
- 六、會印宗法師，宗悟契師旨。

七、於此收戒。

- 八、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考，至唐儀鳳元年丙子，是得一百七十有五年。

九、依師而往。

十、他日造墓。

- 十一、師游墳內山水勝處，輒憇近。

十二、隸藉寺門、茲寶林道場

……

十三、曹溪村。

十四、龍骨至己卯。

上面以外還有，牧侯變作牧候，花果變作華果，觸撓變作觸撓，爾變作你等等。延祐本及嘉靖本裏面亦有多少異字，但重要的盡在上面所舉的而已。依此來看，宗寶本在某些地方有顯著的差異，包括會使人改變對六祖的觀念亦有，上面所舉一與四就是其例。

三、王維的六祖能禪師碑銘（七五九年前）王維卒於乾元二年（七五九年）這年是荷澤神會入寂前年。所以這篇碑銘是在七五九年前所寫的，據傳這是受了神會的請求所寫，內容值得

- 二、香氣芬馥，黎明有二僧。
- 三、濟象生。
- 四、師不飲母乳，遇夜神人灌以甘露。三歲父喪，莽於宅畔。母守志鞠養。既長，鬻薪供母。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有省，往黃梅參禮。

- 五、南歸隱遯。
- 六、會印宗法師，詰論玄奧。

七、於此授戒。

- 八、缺考、是、有三字。

九、依師而往。

十、他日造塔。

- 十一、師游境內山水勝處，輒憇近。

十二、隸籍寺門、其寶林道場

……

十三、曹侯村。

十四、龍骨於至正己卯。

信用。但僅稱六祖為盧姓而已，其外的事情亦很含糊。如說：「某郡某縣人也、名是虛假，不生族姓之家云云」等。又對其寂年亦僅稱：「至某載月日中忽謂門人曰：吾將行矣。」如此而已。對於年代亦不明舉。所以要作為六祖傳來用，有所缺欠。但其所傳述的事情，却有確實可信之處。是理所當然的。

四、神會語錄的六祖傳（七九一年以前）荷澤神會的語錄，在敦煌被發見以來，經許多學者加以研究刊行，其中存有達摩以來的六代祖師傳。這部祖師傳是否神會本身口述的，尚不太明瞭。但此書全部却是把神會所講的話，收錄起來作為語錄的。而且這部語錄在於卷尾記載：「唐貞元八年歲在未，沙門寶珍，共判官超看琳，於北庭，奉張大夫處分，令勘訖，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。」據此可以知道是在於早期所抄寫的。貞元八年是壬申，貞元七年才是辛未，所以八年可能是七年之誤。那麼這部書既然在於貞元七年（七九一年）就既抄寫，原書應該是在此以前就既成為語錄體裁才是。貞元七年是神會寂後三十一年，所以語錄是在其寂後三十年內所成立的。

五、歷代法寶記的六祖傳（七七四年）本書是敦煌出土禪宗史之一。內容是敘述五祖——智詵——處寂——無相——無住的系統為主。無住是於七七四年示寂，所以本書亦是在這個時候成立的。本系統在禪宗史中雖然與六祖的系統不同，但仍然收錄六祖傳在內，所以拿來作參考資料却有其重要性。但其內容大體上與神會語錄相似，或共通點很多，可能是依據神會語錄而來的。還有敦煌出土的楞伽師資記，可能是七二三年前後的書，對於六祖僅記其名而已，毫無作為資料的價值。不過其裏面尚有傳述五祖的話。亦可以作參考。

六、曹溪大師別傳（七八二、三年）本書是傳教大師（譯者註：是日本天台宗開山）從中國帶回日本的六祖傳。詳名是：「唐韶州曹溪寶林山國寧寺六祖惠能大師傳法宗旨，並高宗大帝，勅書兼賜物改寺額，及大師印可門人，並滅度時六種瑞相，及智藥三藏懸記等傳。」後來於日本寶曆十二年（一七六一年）祖芳把它簡稱作曹溪大師別傳，後人從此依用。本書在於卷尾有記載

：「貞十九二月十三日畢。」可見是在此時所抄寫。貞十九可能是貞元十九年（八〇三年），但傳教大師是於貞元二十年才入唐的，因此可見本書並非傳教大師親自所抄，是他在唐期間入手後帶回日本的。那麼此別傳究竟在於何時成立？據文中說：

「大師在日，受戒開法度人卅六年。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。至唐建中二年，計當七十一年。」

先天二年（七一三年）是癸丑，而壬子是先天元年，因此，可以推定上文所說年數與干支二項中，必有一項錯誤。又在別傳本文中並有記載：「六祖於先天二年八月得疾、三日奄然端坐遷化。」等語，可見壬子是錯誤。或者壬子就是先天元年，亦可能成爲六祖寂年的一異說。先天二年在其十一月，就改爲開元元年，所以和一般所傳說六祖寂年有一致。對於受戒開法度人一節，受戒是在儀鳳元年（六七六年），翌年歸於曹溪，因此計算到先天元年就得三十七年，計算到先天二年八月就得三十八年。如果從歸於曹溪算起，到了先天二年而不把先天二年計算在內，其間是三十六年。又建中二年是公元七八一年，從先天二年算起，其間是六十八年，並不是七十一年。如果說七十一年是對的話，那麼建中二年應該是五年之誤。但建中並不傳到五年，僅到四年而已，次年即改元爲興元元年。倘若把先天二年亦計算在內，而算到七十一年後，即應該到建中四年才對。再將先天元年算起，該年亦計算在內，七十一年後即應該到建中三年之理。設使七十一年說是七十年說之寫誤的話，亦是建中三年。以上從各方面來檢討，這本書可能是建中三、四年代所寫，公元是七八二、三年代。這本書所寫的內容，後來在禪宗史中作爲六祖傳的依據很多，所以這本書在六祖傳的歷史上，佔有劃一新時期的存在。（譯者註：本書的撰述者究竟何人，現在尙屬不明）。

七、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並序（八一六年）  
本文是登載於全唐文第五百八十七卷，又在明藏本壇經附錄裏面亦有。唐憲宗於元和十一年（八一六年）據南海經畧使馬總的上奏，而諡大鑿禪師並號靈照之塔，柳宗元在於當時受請而所寫的。文中所寫：「元和十年（八一五年）十月十三日，下尙書祠部

符到都府。」一節，可能是元和十一年之誤。

文首有記載：

「扶風公，廉問嶺南三年，以佛氏第六祖，未有稱號，疏聞於上。」

扶風公是嶺南節度使馬總，其祖籍是扶風，即陝西省關中縣鳳翔府人，所以稱他爲扶風公的。此人於元和八年（八一三年）十二月，從桂管觀察使轉任嶺南節度使，三年後（以佛氏第六年，未有稱號）才奏請賜諡，因此應該是元和十一年，又後面所列劉禹錫的大鑿禪師第二碑並序，以及明藏本附錄裏面，亦均記載爲元和十年賜諡，但全唐文是記載元和十一年，所以元和十一年才是正確的。元和十一年正是諡號下賜之年。可是文中有：「大鑿去世百有六年」。銘中亦有：「越百有六祀，號諡不紀。」等字句。將賜諡年作爲六祖寂後百六年。這一點劉禹錫的碑文亦是一樣。如果說元和十一年是百六年者，六祖的示寂，就變成景雲元年（七一〇年）比先天二年早三年。先天二年計算到元和十一年是百三年。後世亦有人把六祖示寂年作爲先天元年者，雖然如此，由先天元年計算到元和十一年，亦不過百四年，不會是百六年。所以這一點非常怪，自古以來好像沒有聽到過有景雲元年之說。這一點留待後來在六祖示寂的地方再來討論。

八、壇經敦煌本（約八一八年）敦煌本所成立的年代不太明瞭。韋處厚於八一八年會就壇經有所發表，可能這是指敦煌本的。所以以後雖然有多少的變化，變成到現在的敦煌本，但大概看作八一八年代是不會錯的。可以作爲研究六祖傳之用。

九、劉禹錫的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並序（八一九年）  
本文存於全唐文第六百十卷，又在明藏本壇經附錄中亦有。此碑銘是柳宗元寫了碑文以後三年，有道淋者從曹溪來到劉禹錫處說，須要建立第二碑，請其撰寫碑文，應其請求所寫的。所以這碑是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年）所立，剛好是柳宗元逝世之年，又是劉禹錫（七七二—八四二）四十八歲時。此年正是六祖寂後百六年。但柳宗元並不是在於這年撰寫其碑文的。又在劉禹錫所寫的文章中，有六祖三十出家，四十七年而沒，百有六年而諡等文句，這



些文句與法海在畧序中所寫的內容並不一致。劉禹錫在寫此碑文後，再寫佛衣銘並序，存於全唐文第六百八卷，及明藏本壇經附錄裏面。據稱這是爲了要申辯六祖留衣在曹溪，不傳於弟子的理由所寫的。

十、祖堂集（九五二年）有關禪宗的歷史書中，有一部貞元十七年（八〇一年）由慧炬與勝持所共著的寶林傳十卷。可惜老早就已失傳，現在僅可看見其中的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八等七卷而已。其中有關六祖的部份尙未發見，所以這部祖堂集即可取代其地位，成爲最古的有關六祖的史料。祖堂集裏面，有泉州招慶寺主淨修禪師文澄的序。據稱這部書是招慶寺內住衆，靜筠二禪德所撰，並於南唐保大十年（九五二年）所成的書。向來未曾受人所知，流傳到韓國，最近始受學界使用。雖然亦是屬於一種禪宗史，但是禪宗史並不一定就是歷史。文澄的系統是承受：石頭—藥山—天皇—龍潭—德山—雪峯義存—保福從展—文澄（又名省愷），靜筠二師可能是當時在文澄會下的人衆。

十一、延壽的宗鏡錄（九六一年）這部是永明延壽（九〇四—九七五）在九六一年所寫百卷的書。在這部書裏面有引用古來諸禪德的話，可以作爲史料，所以要研究禪宗史者不可或缺的。其中亦有傳述六祖及其弟子的話，應把這些材料整理，並用批評的眼光來看，充作研究的一助。延壽的系統是承受：雪峯義存—玄砂師備—羅漢桂琛—清涼文益—天台德韶—延壽。是屬於法眼宗。

十二、壇經惠昕本（九六七年）惠昕改修壇經的時候是乾德五年（九六七年）。因此如果把新的資料拿來作比較，頗有值得參考之處。可是現在惠昕本這部書無法入手，應拿大乘寺本、興賢寺本、寬永八年本等，來作參考以外並無辦法。

十三、宋高僧傳（九八八年）這是宋朝贊寧等於太平興國七年（九八二年）奉詔所撰，並於端拱元年（九八八年）十月呈獻的。與高僧傳、續高僧傳等並肩的僧傳。內容不限於禪宗，普遍收錄佛教界全般高僧的傳記，因此可以說並無有所偏向。可是其

內容有關唐朝的部份，要作爲史書不一定正確，有很多杜撰的地方，所以要使用時應相當小心。其有關六祖傳的部份，當然並不能作爲第一史料來用。

十四、景德傳燈錄（一〇〇四年）這部書平常都是作爲禪宗史流傳來的。可是其原來撰述的目的，並不是作爲歷史書。這一點包括祖堂集在內，和一般所有的禪宗史都是一樣的。道原於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年）呈獻於朝廷，並由楊億等奉詔加以刊削，裁定後所完成的。已經編入大藏經，道原的系統是承受：清涼文益—天台德韶—道原。是屬於法眼宗。

十五、契嵩的傳法正宗記（一〇六一年）契嵩除了本書以外，連同傳法正宗定祖圖及輔教編等撰述後，携往京師，經由王素等於嘉祐六年（一〇六一年）奏呈朝廷，次年奉詔編入大藏經。奏呈的年次有嘉祐三年或七年等異說，但據傳法正宗記卷頭所附的奏狀內容來看，顯然是六年。關於正宗記的內容，有很多可批評的地方。但在當時大體上大家都是如此想，又後來亦是如此好像有定型一樣。所以應該要認爲這是和前面的景德傳燈錄一樣，發達變遷到最後就是這樣的。契嵩因此奉賜明教大師之號，其系統是承受：雪峯義存—雲門文偃—緣密圓明—文殊應真—洞山曉聰—契嵩。是屬於雲門宗。

以上我把所有的史料，從舊至新依照年代順序開列出來。這樣便可知道壇經德異本，及宗寶本等要充作爲史料，亦是屬於最新的。因此這些書雖然亦是壇經，但其有關六祖部份，不得不謂不能看做具有權威性的史料。包括景德傳燈錄，傳法正宗記在內，連宋高僧傳亦是一樣，如照原書情形，我亦認爲不太可靠的史料。所以德異本、宗寶本、佛祖統記、佛祖通載、釋氏稽古畧等書，其有關六祖部份，現在在這裏，可能會變成連一顧的價值都沒有，向來佛教史家以及禪宗史家，都有收集史料多多益善的觀念，並不顧慮到其作爲史料的價值，如此作風值得檢討。因爲史料並不能以多數決來判定其真偽的，這一點須要小心。相反地雖然屬於後世的史料，其可作爲參考，或有可取的地方者，亦應該多加留意。以下就照這樣方針來論述六祖傳。（待續）